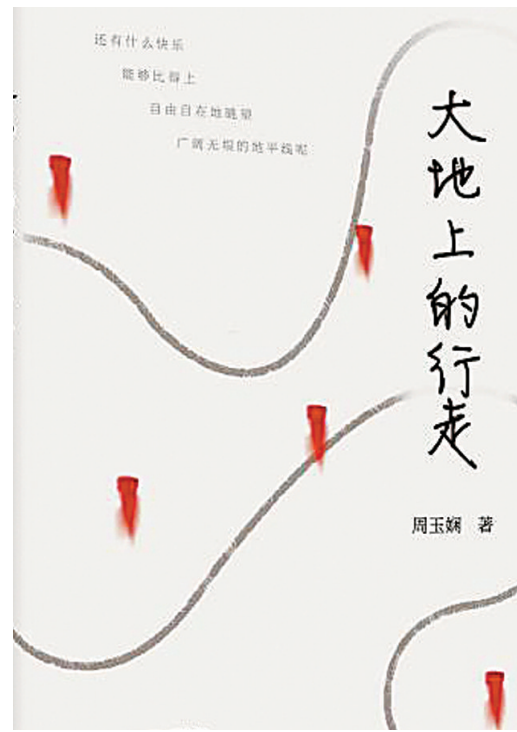


## 在大地上书写

——读周玉娴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

萧素平



对于周玉娴来说，在大地上行走或者说行走的某种意义就是写作，这在她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中清晰可见。双脚行走于大地上，眼中之物、胸中之意在笔下倾泻而出，辽阔恣意，有着强烈的纵横感。其文字犹如一条河，在大地上流动，形成一种动态之势；河的两岸，万物葱茏，生机盎然。

《大地上的行走》分四辑，开篇第一辑《山水的呼唤》中所写山水，均是大山大水，有着辽阔的壮美。开篇《尘世里的一支乌江曲》容量很大，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开阔，把一个写作者的情怀和思想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我们说，散文无定类，写法有多种。周玉娴选择了一种难度写作。她为自己的写作设置障碍，通过一个个障碍的突破，实现一个个台阶的翻越，这就形成了她写作的丰富性和博杂性。《尘世里的一支乌江曲》起始开阔，从宇宙的诞生起笔，确实让我眼睛一亮，但同时又捏了一把汗，怕她接不稳、收不住。随着阅读的推进，我的这种担心显得多余。文章纵横之间，写尽乌江的古意、纤夫的艰难、生活的持续、现代变电站的诞生，写尽乌江两岸人的兴衰荣辱、生生不息。

周玉娴是记者，这就决定了她的不断行走，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越是荒凉偏僻之地，越是她行进的方向。一双脚在天地间行走，行云流水又且阻且长。《行走318川藏公路》《唤醒纳木错》《林芝的雨》中所写之地，我亦在场，所感、所思颇深。为此，我也曾写下诗歌和散文，这样在阅读时就和这几篇文章所指形成了精神上的互文和共鸣。写作者都是内心极为敏感之人，加之每个人的生活底色不同，注定对一些事物的生命感受有所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形成了文学艺术的多彩多姿。这组散文是雪域高原上万物自然存在的颂歌，其核心和背后隐含的时代意义是书写国家电网助力西藏经济发展而修建的云端“电力天路”——藏中联网工程这一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民心工程和战略工程。作家从生活场景出发，通过行走，一步一步抵达时代精神的深处。散文融合了西藏特有自然环境的自我感受，再现了西藏特有的大山大水的磅礴气势和绝世之美。这大美之中，以点点滴滴之意指向电力建设者的情怀。

记者的职业情怀和作家胸中那颗不安的灵魂相结合，造就了周玉娴一种在路上的姿态和写作方向。“火车是梦想和现实的连接点，它带着梦境的映像进入我的记忆，进入到我的写作中。铿锵有力的钢轨声是我的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快速移动的风景是我写作中跳跃的灵感。”第二辑《路上的回响》中，她的笔开始触及脚下的这块皇天后土，让我们领略风景各异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一如她所说的，行路难、行路难，行到穷处美景见。在写景中，她依然保持对人的精神最终指向的书写。《一苇箬叶出平湖》中，她把屈原的精神放在一个人的情怀中，一步一步向文字的深处走，走过江水东流，走过历史回环往复，走过文化的生发之地，最后走到当下。作者一方面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让每一个词都准确地表达出自我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跳出具体事物所指，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回望这块土地和历史，把自己个人经验融合到大的文化背景之下，转化为更加辽阔的内心力量，以此来呈现文化生存背后的意义和多维度的精神力量，达到一种看似只说了一些事物的表象却已深入到世界内心的效果。正是这种向内写作的指引，那瓦窑堡黄土的立体性，那来自地心的力量，那山丹丹的红艳艳，无不有了更深的神指向。《重新认识瓦窑堡》《从天安门前走过》《日暮乡关望西山》《赴一场花事》等篇章，都是让单一书写成为一种厚重书写，也使文中精神指向有了更丰富的精神维度。作者是把厚土真正写“厚”，呈现出“历史仿佛已经落幕，历史又好似刚刚开始”的效果，使历史和当下，在此刻达成一种契合。

乡愁大约是人类最广泛的一种愁，不分人种和地域，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乡愁越浓。在第三辑《遥远的乡愁》中，细腻、绵长、充满趣味的语言将胸中的那种无法明了的乡愁娓娓道来。《童年》中，对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儿时生活原汁原味的记录，素朴中带着一个时代的胎记。《白杨树》这北方特有的树木，在戈壁滩的深处“哗啦啦”地响着，如同时间一样，不停不止。《腊月春联》写尽那个年月里，春联这一风俗趣味和人之精神的自我温暖。《故乡的清明》几近江南小调，曲曲折折，婉转美丽。《故乡祭祖》则把作者的老家安徽的一个小镇的祭祖风俗，写得细致而妙趣横生。

“时间，规划着大地之上的一切事物，它公平正直地对待我们，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二十四节气，提醒着我，我过去曾经生活在这片深情的土地，我未来亦将生活在这里。”这是第四辑《时间的光阴》着笔所在。在农耕文明里，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重要到怎么说都不过分的语词。作者按一年四季进行撰写，写成《春日》《夏时》《秋意》《冬岁》四篇，一篇含六个节气。在写作中，作者有极强的代入性，也就是在用“我”指认世界，使四时变化与人的喜怒哀乐、与人的遥望和回顾、与人的生存延续有了血肉联系。这一如阎连科所说：和巨大的世界相比，作家即是那个最小的“我”，但没有“我性”，无法和“世界性”沟通。写作的某种意义就是呈现自己的心灵图像，是审美的呈现、精神品质的呈现。所以，写作最终面对的是自己。只有呈现出自我的精神品质，写作的价值方能得到凸显。

诗人韩东说过一句话：“诗到语音为止。”这是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从散文写作来看亦如此。不管你有多独到的思想，多么深的生命体验，多么有趣的灵魂，都得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呈现。周玉娴的语言别有特色，开阔时大气磅礴，细腻时花草皆赋。语词的生命来源于主体精神的生动和激荡，语词的品质就是思想的石头。所以，语词不仅仅是意义的容器，更是生命体验唯一被指认的事实。好的语词能形成一种形式和内核的共振，形成空间感上的均衡。这一点上，周玉娴正在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些开车师傅们，是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在西藏交通史上最活跃的群体，其所组成的运输系统，在西藏来说，是最火的行业了。仅昌都地区运输公司下辖就有五个车队，沿途为司乘人员服务的运输站，自成都到波密就有十多个，整个公司职工几千人，队伍庞大，而车辆在其中所占比例不大。

那时候，开车是一种专职工种，尤其在千里川藏线上，师傅是受人羡慕、追捧和敬重。他们能从内地往高原带你需要的生活物资，能决定你在路上吃得了饭、住得了店，保证安全抵达终点。师傅还得带徒弟，徒弟学车三年，经过公安车管所的交规、机械常识的考核，合格了才能驾驶车辆。

我从昌运成都站调到昌运司机机关工作后，仍然对学车热情不减。机关里有几辆“北京”牌小车，平时都是书记和经理的代步工具，普通职工难得一坐，宝贝得不行。我可不管这些，有空就死缠硬磨着师傅，开到俄洛桥、大修厂那边练胆，但仍觉得不过瘾。

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多年，心思用在学车上折合的时间就有七八年。但最后，我仍没能风光地在川藏线上放手飞驰，但还在盼望着有机会自驾一次高原，找回当年那种感觉。

回成都后，我花了3000元进驾校学了一个多月驾驶，每科目考试都是一次通过，顺利取得了驾照，买了一辆小车。开了三年后，在城市人多路堵的烦扰下，倏然对开车的激情荡然无存。有过一次追尾事故后，就再也不想摸方向盘了。现在，出门乘坐公交车、地铁，一张公交卡就能搞定，比自驾还快。

而今，我天天宅在家里看西藏卫视。画面上那些路，像时光中的一道剪影，蜿蜒在生命的逆光期，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质感和强大，每个角度我都能触及它的力量和充盈，我用青春亲近它，我以成熟撞击它，任性地放纵，执着地虐己，就等机缘到来实现飞一样的感觉，用车轮记录行者的点点滴滴……

这一天终未到来，但西藏的天地在我的心中盛大辉煌，越接近神性的天堂越觉得距离遥远，遥远使我返璞归真，又回到了初识西藏的模样。不开车，就这样隔着梦境、站在尘世的喧嚣处，静静地欣赏她的美丽，即使走不完她的世界也不遗憾。因为她的一花一草，已经融进心田生根；她的一山一水，早就深入灵魂着床。

是我第一次上路遇到的险情，虽然吓得要死，但学车的念头一点儿也没有放下。

不久，我给分队的书记写了个申请开车的报告，理由是现在修建墨脱公路工程量大、路线长，需要车辆运输保障，多一个能开车的就多一份力量，云云。报告打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动静。我不死心，于第一次大战嘎隆山后回扎木休整期间，又打了一个报告，言明如果不让我学车，可以学开推土机，在公路上清雪铲土、保养公路等等。这次，书记亲自找了我，数落我不务正业，给我的答复是：“安心修路，把地球修穿了我也不会让你开车、开推土机！”

我还是没有死心，一有时间就和开车的师傅打交道，熟记他们开车的动作，了解车辆的机械常识，逮到机会就操练。

就这样，我东一下、西一下地学着开车，认识了不少货车师傅，学他们的洒脱不拘。车坏在路上，我就钻底盘修车，打黄油、打千斤、搬轮胎，当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进出藏时，我特愿意乘坐货车，一是路上方便带果蔬，走到运输站可以凭师傅的关系，吃到热食、住到干净房间，不用与多人争抢食宿；二是我在路上还可以摸一下方向盘。

## 我在西藏学开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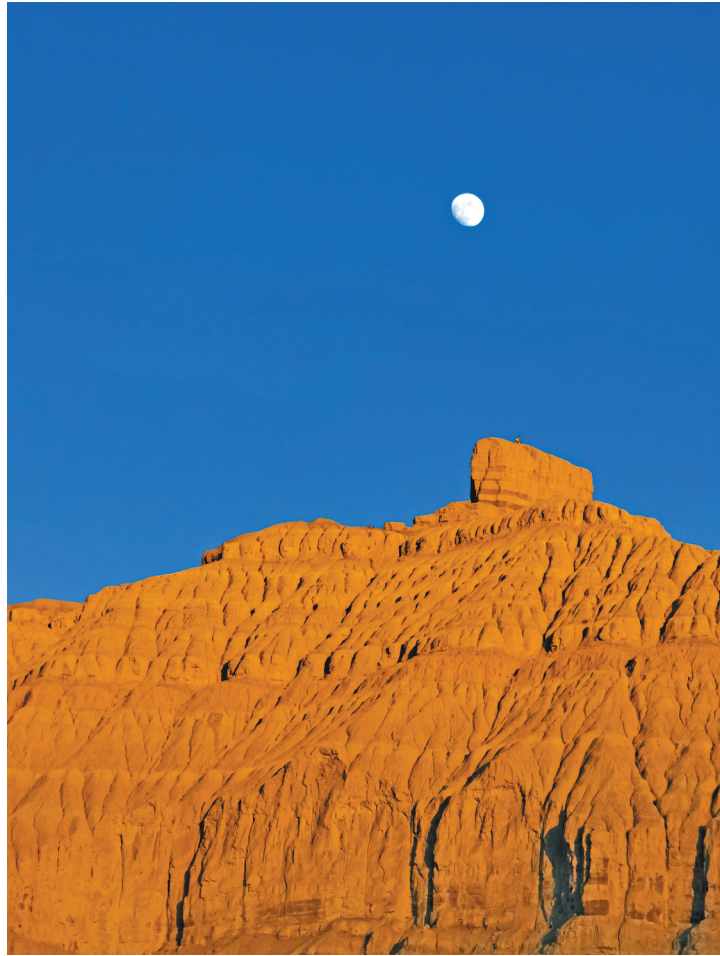
吴微

我在14岁读高中的时候，就一心想学开车。

那个时候，我住在昌运司成都站，这是个供进出藏司乘人员住宿、车辆保修的大站。

记得有一次，昌运三队的张师傅把油罐车停在站上的球场地，没把车钥匙取下来就去厕所了。恰好我在车边，趁机上车发动了引擎。他一到引擎声，跑回来把我从车上提溜下来，不客气地说了我一顿。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扎木工程一队，认识了蹇师傅。我请他教我开车，他也爽快地答应了。有一天，蹇师傅开着苏联造的“南特洛瓦”教我在公路上开车。我坐上驾驶室，手脚因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当我驾着汽车驶上公路，侧窗的风拂过我的脸颊，人就像风像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地飘起来了，胆子也大了，踩下油门加速。正好，迎面来了一辆解放货车，驾车师傅伸头看了我一眼。我心一慌，方向往右边一打，忽然觉得车被什么挡了一下。轻微的颠簸过后，我赶紧刹车，蹇师傅喘了好几口气才下车看结果。汽车的保险杠因撞上路边的电线杆导致车身中间凹陷，呈现一个不雅观的V字形，好在其他地方没有受损。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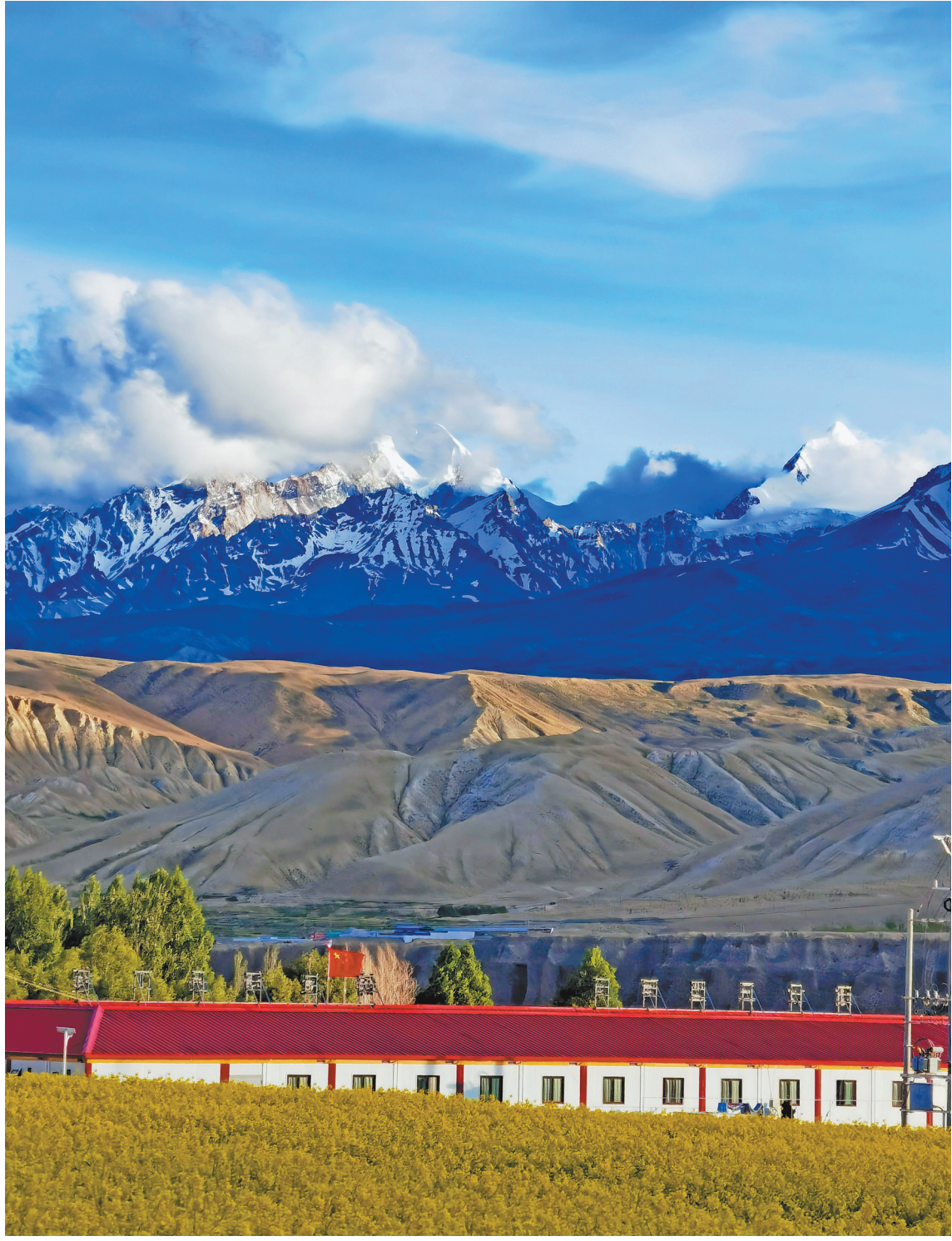
## 边疆风景

## 紫叶线

庚子之夏，到访林周农场之时，恰逢阴雨连绵，云雾缭绕，掠一念之所如，似万顷之茫然，随风恣肆，浩浩森森，如梦似幻置身于碧波水天一色之中。

清风徐来，日出于东致之上，徘徊于云水之间。水光接天，彩带拱悬；余雷惊燕，鱼跃欢畅。前苑有礼堂，场部职工朋满座，红星闪闪；身后东方红，驰骋田野突响，功勋挂枝头。观左屯梯田，莺飞蝶舞浪浪滚，青稞阵阵香；看右掩之窑洞，一个知青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

忆当年，乱石嶙峋，风沙拍帐，白纸一张描绘，荒原一片待开拓。时至丙午，军垦合典（冲）撤（当）之地，并互助（小组）之荒，招工六千有余，整编生产一十七队，注



扬子摄

## 林周农场赋

张申酉

支青之活力，举万众开垦良田万顷，林周农场成也！

壬子之春，乘大寨之风，农场高扬虎头之水志，誓夺万担之粮心，女子排捉日取光进洞，铁姑娘抡锤改道山河。历二百四十之昼夜，投三十七万之劳工，高峡出平湖，

涎从虎口出。飞龙乎！万顷良田，春华秋实，厚德润及沃野千里；壮哉！百里长堤，四季潺潺，载物泽被子孙万代！

观农场之演变，叹雪域之沧桑。昔有人杰冠三者，悦以其民，人忘其劳，仗剑扶犁三十四载，八一（农场）起步，开易（贡）、山（南）、

彭（波）、林（周）之荒，垦江（孜）、林（芝）、察（隅）、米（林）之场，丰功遍洒雅鲁藏布两岸；更有无数知青者，不怨历史之不公，不叹命运之多舛，不争利益之补偿，不求立业之功名，一颗红心两手茧，战天斗地廿三年，莫雪城皮（革）毛（纺）工业之基，定高原农（机）汽（车）军垦之形，伟业镌刻珠穆朗玛之巅……

抬头望，举目见日不见君；叶落尘飞，爱国教育有遗篇，从此新长征！

壮哉！一代农场！置后生而自立，叹奋斗之艰苦，助迷信之破除，推思想之解放……实已载入青史，足以百世流芳！

伟哉！时代丰碑！携岁月之风雷，刻中华之烙印，凝支边之内涵，炼老西藏之精神……照亮复兴之路，励人继续前行！